



既然你戀上的是錢或皮囊，
又憑什麼要求別人來愛你的靈魂？

CONFUSE

孔芊予——著

如果註定無法與摯愛相守，可有其他打算？

男女之間，為什麼只能有情而不能有義呢？

莫非你我穿上襯衫，穿上褲子，穿上別人的期望，裝模作樣地成長，
只為有朝一日忘記華麗詭譎的幻想，忽略恩怨情仇的癡心？

目錄

第一部	6
第二部	46
第三部	112
第四部	184
第五部	260
尾聲	324

我想，我最討厭的女人類型，還是阿萱那樣的。

這不稀奇，討厭阿萱的女人世界上很多，從前她租過三樓的房子，總被下面住戶投訴，說玻璃渣掉進人家灶台，或刮破了浴室的百葉窗，遇上天暖了還好，稍微有個半冬不夏的，阿萱就得裹著被子在沙發上吹冷風，我曾提議把窗子破碎的玻璃補好，阿萱懶得動，說補了，無非再給別人砸的機會，且半夜「咣當」一聲，別說嚇著自己，天亮後管理處又會打電話告知多了些許投訴，算了，全想著為別人省些氣力罷。

之後，她搬了家，找了個人員進出限制嚴謹的樓盤，並堅持住在一樓，可窗戶依舊破了，還有了新花樣，比如各色味道難聞的噴漆，或被碾成肉醬般的時令水果。我把管理人員叫來，質問一平米十四塊的物業費就配得到這種服務。但阿萱裹個毯子在沙發上揮揮手講算了，他們也沒辦法。

我勸她乾脆換個城市，她說現在哪兒都一樣，全是重臉輕思想，笑貧不笑娼。阿萱當做耳邊風，這是她對我言論的慣用態度。她沒補窗戶，只買了個保險櫃放在床頭，將值錢的首飾放進去。之後又四處接在我看來是皮肉生意的模特工作。當然，皮肉生意並不是賣身（若碰到風流個儻且出手闊綽的金主，阿萱也會偶爾為之），而是大多時候，她會穿著一些三流設計師精心製作的破布，將大半個身子露出來在台子上飄搖，像肉販晾在案板上的排骨陡然成了精。

這行當賺錢迅速，花得也快，原就是個吃青春飯的，如今淡泊可恥，拜金光榮，小姑娘十六七的年紀就甩開雙腿出道，各個胸大無腦，正是齷齪男人喜歡的品種，阿萱縱然杏眼櫻唇，也被破窗戶吹進的風磨得再無嬌俏面龐，惟能用天價化妝品遮掩，方才勉強與青瓜蛋子們爭得一二，而化妝品的錢也就算打個底，給經紀人的分成，老闆的禮物，燈光的賄賂，舞美的補助，就是全發津巴布韋元都扛不住。除此之外，模特圈的攀比達到了常人理解程度的匪夷所思級別，比隆胸比纖體比用手術刀削尖的錐子臉，比普拉達比愛馬仕還必須挑著限量款，比老公比情人比金主，比房比車比鈔票，到了最後，從上到下，從肉毒桿菌到矽膠全比完，連誰能把圈裡的gay掰直也要比。

阿萱十八歲時一個月能攢下一萬塊，如今通貨膨脹，物價飛漲，她卻連五千塊也攢不到手裡了。她把麻桿似的腿在地上猛敲，說乾脆急流勇退，可思來想去，竟走投無路，於是，她又反復折騰著細紋和毛孔，拿一層層白粉面來回塗抹，屢屢欲蓋彌彰，她便大哭，把眼睛周邊的顏色暈開，落下漆黑且攪著五彩珠光的淚來，我說你乾脆去恐怖片裡找個群眾演員幹，本就是挖苦，阿萱卻認了真，她在招聘網站上尋了幾個劇組，沒日沒夜跑了四十天龍套，到手兩千二百塊，她請我喝咖啡，吃西餐，走資產階級全套，這是在她富裕時養成的習慣，可買單時，明晃晃的兩千多銀子讓她忍不住望了一眼兜裡的鈔票，張張掛著血汗，我說算了，以後咱簡樸些，遠離這種裝大尾巴鷹的地方，阿萱點頭，並說，那這次你付。

我知道，她在模特圈裡已找不到活兒了，青春飯的退休金就是找個有錢人嫁了，或者找個有錢人傍了，可阿萱孑然一身，她也許赤條條進去的，卻穿好了衣服出來，她說日後最重要的就是尊嚴，再不要低三下四，再不要諂媚迎合，她話語激昂，像拋棄了紙醉金迷的革命女青年，毅然投入到勞苦大眾的洪流中，誓要淬煉成鋼，可惜這不是大煉鋼鐵的年代，阿萱不合時宜地生出了這個世界最不需要的兩樣東西，尊嚴和理想。

2

人們對於自己從未擁有的事物總是懷揣期望，所以，我對阿萱報以嘲笑，因為尊嚴和理想它們一直都在我身邊，它們無時無刻不在摧毀著我的人生。因為它們，我失去了在事業單位轉正的機會，失去了本應加在我頭上的薪水，失去了對林徽因高度崇拜的男朋友，貌似還有兩個老爸比李剛官大的閨蜜。但我無法對阿萱抽絲剝繭地評述時事。於我看來，她是世故的，卻也懵懂無知。時間讓她的眼角下垂，嘴角下垂，卻沒讓她的精神弧度有任何上揚趨勢。

一個百無聊賴的午後，她穿著身粉藍碎花裙在我眼前晃，這是我中學之前夢寐以求的文藝形象，也是大學以後嗤之以鼻的裝純典型，無論森林系田園風還是農家樂，我都恨，出自一個鬱鬱不得志女人的狹隘嫉妒。

但阿萱始終認為我與她之間不該存有嫉妒，因為嫉妒是由於雙方差距不大所產生的，帶有不服氣或不甘心因素的情感，而我，姿色平平，她卻蜂腰鶴腿，我們之間，只應有羨慕、覬覦，甚至崇拜。我隱約覺得悲哀，青少年時，我會崇拜三毛、霍金、戴卓爾夫人，我從未想過自己有朝

一日會和胸大無腦的拜金女郎扯上崇拜關係，但時間果真能改變一切，正如當年我會一門心思喜歡在教室奮力解題的優等生，而鄙視籃球場上的肌肉男一樣，如今，我卻只貪戀一副挺拔且沒有贅肉的身體，我想與這身體翻雲覆雨，動物性的交合。狂野、出位、對傳統和美德進行徹底的忤逆。但終究，我恐懼羞恥並瞻前顧後，意淫足以成書，卻遲遲不付諸行動，於阿萱看來，我所暢想的離經叛道，無非是伊甸園裡鼠目寸光的夏娃想吃個爛蘋果，而她早就厭倦了蘋果的味道，嘴裡已嚼膩草莓、香蕉、雜交水稻。或者，我的確是崇拜她的，因此對她厭惡至極，卻不離不棄。

3

在阿萱那兒受到歧視，我通常會找鏡子撫平心緒，她是我在《美尚時報》做編輯時的同事。當年我愛上了公司的藝術總監洛賓，如火如荼，無奈他人前擁一位美嬌娘，人後竟有一支娘子軍。若我十八歲，許會為了玉樹臨風的文青帥哥，忽略戀愛中所有腦殘劇情，可惜十八歲只有一次，腦殘也是。鏡子承擔了我撕心裂肺、鬼哭狼嚎的戀愛後果，塵埃落定，我被迫出走，與鏡子的交往從此劃分為兩個歷史時期。

前朝往事以洛賓為中心，當下風雲則圍繞著阿萱。鏡子說，我總挑人渣來折磨她，掐指算算，她與阿萱認識的時間並不短，卻始終無交集。我竭力訴說阿萱的情路坎坷，以調動鏡子的同情心，她卻蔑笑兩聲，講女人活到這個年紀，再醜再不堪的，也有幾段故事能拿出來談，只是，若那人真要緊，就應該放在心裡，藏著，或腐爛著，別動不動丟出來噁心旁人。

還好我已過了總愛以打探他人情感生活來滿足內心幻想的年紀，因此，鏡子高端精彩到可以秒殺阿萱所有歷史的過往，註定支離破碎。

自然，她也厭煩我的絮叨，無論關於洛賓，抑或阿萱。只是她儘量避免正面呵斥，而是用肢體語言告知我，精神治療可暫告一段落。可惜的是，她有修養，卻缺乏演員的修養，那些肢體暗示之善可陳，每每戲未做足，我秉著藝術的良心便看不過眼，惟能告辭。

這次同樣，我邏輯混亂地僅僅敘述了兩個小時，且絕對有理由相信，即使愛因斯坦的智商也無法正確領會思路。鏡子卻已將腦袋扭了九十度，雙腳呈逃跑姿勢右傾，耳朵弧度都有伸展跡象。

窗外，鞭炮響亮，新郎也俊俏，她邊笑邊嚼著嘴中的話，旨在表達漫不經心。我迎上去，酸酸講了句，結婚花車倒是應接不暇，也不知道有幾對因為愛情，反正男人都很有錢，女人呢，各個出挑漂亮，外加天然去雕飾的白癡氣質。

鏡子面色沉下去，自從我在洛賓的事兒上歇斯底里後，她就像被注射了情花疫苗，只要我對幸福人群冷嘲熱諷，她便露出錯愕與悲痛的混合神色，不斷複製我發現洛賓劈腿當日種種，似在提醒我受傷未愈，並已慘變怨婦。起初，我還解釋自己並非多長情的人，日子久了，也厭煩，本來開個玩笑就能接下去的話，非弄得我好像做賊心虛，以此反向證明對洛賓至死不渝。這顯然謬論，邏輯上我一笑了之，情緒中已用頭撞破了萬里長城。不禁疑心，鏡子或覺得我身扁貌醜，無人青睞且青春不再，所以戀愛一次廢一生，用所有精力去陶醉某個人渣看了我一眼。若當事人為阿萱，定不會受此待遇。

想到這兒，女人破碎的自尊讓我做出拎包走人的決定，偏讓鏡子唱罷，無人登台。她本該端茶送水，假意挽留，可竟冷冷讓我去，這逐客令溫柔得殘酷。

4

一腳踏出門，頭痛欲裂，像撞在透亮的玻璃牆上，直直映出前半生。洛賓的影子搖曳生姿，好在身邊挽著的女孩扭得更起勁兒，才將他塑成人型。想當年，為了邂逅，我大雪天站在公司門外苦等兩個鐘頭，如今風水輪流轉，他非法佔領了我轉身的距離。據說真實的驚訝最多持續三秒，三秒後，他面不改色，我秩序井然，彼此相對一笑，連好久不見都省了。

可惜女主裝矜持，女配就迫不及待搶戲份，洛賓身邊的小美女輕叩蛀齒喊了聲兩蔚姐，咬合肌放鬆後，美瞳依舊笑春風。我日行一善，既然對方賣力演出，也拿出專業精神勉強配合。只是，她的名字，實在想不起究竟叫小毛，還是小茸，反正都帶有性幻想色彩的幼齒感。至於背景，應是一個三流外語學院畢業的，靠著老爸的關係進了一家三流銀行，由於父親大人罩著存款業務，因此並不需朝九晚五，可開著一輛三流跑車滿街轉悠。

她是洛賓風花雪月後的老婆人選，眾人皆知，他圖她年輕漂亮沒頭腦，踏實穩重家教好。OK，阿萱作為一個有民族良心的低級知識分子曾評價道，那所學校的女生，不穩重的絕對是沒進

三日後，鏡子帶來裘那木口信，他同意了。

缺乏複雜的技術處理，沒有絞盡腦汁的精緻設計，大才子心甘情願自投羅網。無論怎樣的理由或藉口，就算是泡沫衍生的幻想，至少，當下，他一句話，掩蓋住了我與阿萱進退兩難的驚慌。

放蕩女腸黏膜仍未痊癒，聽到消息，又跑了趟廁所，出來倚在沙發上，卻不忘自吹，說多大的誘餌，就存在多強的吸引力，且對象無論男女。她簡直擁有葉塞尼亞似的自信，能刻骨銘心地疑惑：你已經擁抱過我，親吻過我，怎麼捨得離開我。

當然，裘那木點頭絕非因為跟她有難捨難分的肢體碰撞，可阿萱仍忍不住簽字畫押填賣身契，似從前瘋狂的愛，灼熱的慾，統統被一場大火燃盡，恨不得馬上身披賢妻良母的外衣。

畢竟不是尋常喜事，我倒突然五味雜陳，說在一個感情饑渴、安全感喪失、未來無法捉摸的時代，最後關頭還是要搞清楚，費盡千辛萬苦竹籃打水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經歷九九八十一番磨難，發現想取的其實是聖經。

阿萱不以為然，說蘇雨蔚就這慫樣兒，軍火也賣了，間諜也當了，大部隊眼看過長江，跨黃河了，丫開始磨嘍，準備臨陣變節，投敵叛國。鏡子笑，說蘇小姐怎麼轉性了，她掛在嘴邊兒的應該是，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會明白，因為愛，所以愛。

顯然，鏡子贈予阿萱的訂婚禮物，是從未顯現的幽默感，和過時數年的流行歌詞。

阿萱對新生活有點兒迫不及待，講新近瞄上間高級定制婚紗店，著名設計師主刀，通身兒看不見廉價蕾絲，摸不著粗糙線頭，聞不到點兒市井氣，直溜溜的端莊大氣。說著，翻出張圖片給我欣賞，果真是能讓人不小心就愛上的一款，綢緞隨意輕挽了幾個流淌的褶皺，裙邊兒手工刺繡，紋路簡約靈動，滿是夏日倦怠。

鏡子不以為然，說男人很少會注意服裝細節，針織或棉質，流蘇或碎花，褲管兒的寬窄，腰身兒的高下，根本無暇打量，他們眼中，永遠只有三要素：胸、屁股、腿。阿萱頓時傲氣沖天，說你們懂什麼，姐嫁的可是能評價「灰色英倫格子裙配蝴蝶結高跟鞋很可愛」的男同性戀。

這也許是我這輩子聽到過最二的一句話。

2

週末，鏡子當司機，我指路，阿萱坐在車後排看了兩集爛俗電視連續劇。我被片尾曲搞暈了方向感，左右繞著彎子，直至看見前邊兒細密的磚瓦上，被風侵蝕的劃痕伸出悠遠的觸角，才發現到了目的地，一個家族性質的小型酒莊。

它比想像中荒僻簡陋，我多少失望，阿萱卻滿意，她幾乎跳起來，興奮地表達著婚禮訴求，如我稍用文采潤色，大意便是：客人要很少，家常而聖潔，宣誓在昏暗的酒窖進行，奏羅密歐與

朱麗葉，大門開啟，與裘那木從慷慨的陽光中走進來，蠟燭一影一影閃過，勝似白蓮，如雲映月。耳旁溢滿歡呼，低頭便可見地上那些沒有流出的，由喜悅而生的眼淚，化成光束。

鏡子豎起拇指，說夠文藝，噁心至極，又是圖書館裡哪個書呆子出的主意，再對新郎煽情幾句，比如「任時間無聲掠奪，皺紋會在你我臉頰滿佈，總會有些東西，天長地久。」

阿萱搖頭，說這話假模假式的，聽著雞皮疙瘩掉一地。我說當什麼真，就是讓你吐出幾根兒象牙而已。阿萱不服，說幹嘛小瞧人，讀中學時我也背過詩歌，什麼《致橡樹》，「我如果愛你，絕不像攀援的凌霄花；我如果愛你，絕不學癡情的鳥兒；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做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。」

我往深琢磨，說以樹的幾何形狀，莫非是要將裘那木掰直的隱喻？阿萱大笑，說還是知識分子愛瞎想，其實我單純覺得這詩滑稽，愛都愛了，誰不想去跟他站在一起？

那攀援的凌霄花，癡情的鳥兒，究竟自我犯賤，還是情非得已？

她此刻表現得像一個不諳世事的絕代萌物，對婚姻充斥完美的希冀，我與鏡子拱手相讚。她高調總結，說不要以為妖嬈的才是壞女人，就像你無法認定「娘」的男人就屬於同性戀一樣，事實的例子，很多都與表象恰恰相反。我說希望如此，咱們可是一根繩上的螞蚱，阿萱挑釁，一根繩上的兩隻螞蚱，你註定孤獨終老，而我有精神伴侶。

人格分裂是種天賦異稟，是否鬧到去精神病院的地步，主要歸結為後天駕馭，像阿萱這種從肉慾魔鬼到靈魂導師全程穿越無界限的，絕對是百變女王，登峰造極。

當然，好處在於女人彼此成為摯友的先決條件，就是喜歡的人屬不同類型，眼下我在異性戀的不歸路上掙扎，鏡子墮入空門許久，暫以無性戀自居，而阿萱則突破自戀的框架，轉為挑戰心理極限的各種戀，由此，我們終可生出榮辱與共的偉大情誼。

3

婚事的塵埃落定，鏡子如釋重負感比待嫁娘有過之而無不及，竟發出正面評論，說與不抱情感希望的對象共結連理才是人間正道。

我說那阿萱從未走歪，她可是從找大款戰壕中退下來的，鏡子瞪我眼，說內心缺乏韌性的女人才喜歡找現成大款，她們既害怕男人無法順著自己所期望的路子走向成功，更怕他們成功後，會迅速厭倦自己。

看來「得不到」和「已失去」成為明日黃花，只要擁有完整的個體，其餘都奉陪下場，無論丈夫還是婚禮。鏡子應該是對的，抱了情感希望又怎樣，若年紀輕輕結婚，又不巧活到了七老八十，漫漫幾十載真就對配偶矢志不渝？就算那男人是完美無瑕的格里高利派克，女人也會溫柔地，隔著塵埃分享有關克拉克蓋博的回憶。

為表慶祝，晚餐選了個富麗堂皇的酒店，旁邊突然熙熙攘攘來了一票人，阿萱與他們的眼神相互交換幾次，露出笑容，她快樂輕盈地飛過去打招呼，幾分鐘後折返。面對我時，仍展顏，像

被定格的膠片。然後她說，不會再轉過頭去看他們一眼，絕對不會，如果用餐期間你發現我沒忍住，請伸手抽一耳光，狠狠地，別留情面。

她必定和那群人有個故事，這不稀奇，女人長得美麗動人，定會有許多故事。如果碰上一個矯情高手，甚至可以比瓊瑤小說還爛俗有趣，感天動地。因此，我放棄追問，只埋頭吃飯，唯一悔恨的，是損失了半個月工錢換來的空洞浪漫。

回家路上，阿萱躺在後座兒，敞著車窗，肆無忌憚地噴雲吐霧，講有年夏天，無所事事且身無分文，有個小帥哥兒總從家裡商店裡偷出芙蓉王免費遞煙，那是她第一個決定要嫁的人。如今想起，卻發現，已忘記了男孩的名字。

鏡子隨手開了瓶香薰，兩次深呼吸，我懷疑她想逃離尼古丁侵害，或是怨婦氣氛的潛在癡纏。我更懷疑女人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颯爽冷豔，或者只是一件恐懼受傷的外衣，將骨子裡的「豔」緊密包裹。可到頭來，若有一人走近，熨帖，她們仍會熱起來，抵死纏綿。

4

阿萱的狂歡節持續顫抖，新郎官那廂竟紋絲不動，考慮到鏡子做了急先鋒，一舉攻城，眼下簽降書該我身先士卒。行至其樓下，仙樂來襲，此處毗鄰高校，平素總有音樂發燒友喧囂，並不見怪，只是今日演奏的，是距今十幾年光景的老曲，眷戀它的旋律，抑或落寞寂寥的嗓音，我駐足，汗毛起立。

歌者感受到來自聽眾的崇拜與驚奇，眉間聳起一道棱角，他很年輕，也十分俊俏。他停下演奏，溫柔地念白：還記得嗎，有一天黃昏，我們走在一片碧綠的山坡。晚霞中，有一隻小小的紅蜻蜓飛過來，停在你的頭髮上，我好想告訴你，那是一種怎樣的美麗停在我的心裡，我永遠不能忘記。完畢，他又故意炫了幾個段落的華彩，重新唱了一遍，我惟能從口袋裡翻出錢，為那份不知價值幾何的情愫買單。

他按下我的手，讓節拍閃了個弧度，他操縱女人心理起伏拋物線，甚至比滑動琴弦還熟稔。我的錢包中迅速多了一張寫有電話的紙片，薄而冰冷。

老闆對我親切慰問，降薪或離職，兩條食不裹腹的康莊大道。套用一句教科書上的話：我很久才明白不是所有日光都照耀在每個人身上。

我死皮賴臉留下，同事竊語，說昨兒個一公主殿下畢業面試，小兵卒好歹給面子，自動騰位。我倒生出自信，姐這張爛桌破凳，怎有富貴人巴望佔為己有。

鏡子嚼出句「活該」，說一個人若養了兩隻以上的狗，發現它們經常打鬥。幼稚的主兒會出於正義感，憤怒教訓強狗，結果令弱狗不斷挑起衝突，狗群混亂不止。寵物專家指出：狗具有等級觀念，打鬥是為了爭當頭狗。正確的做法是幫強狗打弱狗，早日確立其領袖地位。

我啐她，說這理論太侮辱和諧社會，稍微上綱上線就算反人類，趕上二戰時期，都能跟希特勒搞猖狂納粹了。如果你是狗窩裡的那個，怎麼辦？或是圍欄外那個呢？做人最輕鬆的事，就是傲視蒼生，言必稱「他們……」

她漫不經心，說若要錢財，少發感慨，員工講究實幹派。我點頭稱是，這個社會根本不給女人脆弱機會。她說莫要激進，某些雌性動物更適合婚姻以消災。

阿萱嗎？眼前浮現出裘那木的臉，其實，他與所有男人並無不同，錯愕，無辜，不明就裡，後知後覺。

只是，做挑唆情侶這種惡人，我的社交經驗幾乎為零。縱然阿萱的情況特殊些，可大學時室友與本人暗戀對象交往，遭遇吵架我都違心撮合。為此我還在公共社交網站就「to be or not to be」匿名發帖求助，最值得採納的一條回復言簡意賅，三個字「看交情」，並非我鍾愛模稜兩可，而是其餘網友太惜墨如金，放眼掃去，整齊排列倆字「傻逼」。

鏡子笑，說並非談她，婚姻是平凡人生永遠的主流，形式不同，水平參差而已。我從沒否認自尊是可貴的，但生存同樣重要。

如果孤獨是宿命，只有承受與不甘的區別，那麼前面許多年我一直在後者上坎坷著，此路徑壯烈，犧牲流血，卻難保正確。

我說人生殘酷，婚姻也不輕鬆。鏡子揭開真相，說不過開始一刻荷爾蒙漸濃，樂此不疲偽裝美妙給對方看，然後漸漸失去偽裝熱情，露出醜惡面目，卻還要求對方保持完美幻象，他不肯，便覺得自己受到欺騙和辜負。

因此，不要愛？我想起洛賓，想起爭吵與決裂，怨恨與陣痛，碎裂的淚珠兒，抄起的菜刀，我是想殺了他，還是想殺了當時的自己？我是愛他，還是愛那段歲月？莫非他只是個載體，一切與他並不關聯。

鏡子送我回家，我邀她上去坐，茶或咖啡，三杯兩盞，閒話悲劇人生。她沉默，也沒打算熄火，

我知趣道晚安，轉身幾步又被叫住。嫁人吧，她說，婚姻是上帝最公平的設計，無論高低貴賤，貧富美醜，面對的都一樣。

我不想要公平，相反，捷徑更具吸引力，好的愛情會讓彼此成為更好的人，誰說不是？鏡子微歎，說若你只是在表演這個更好的人，以此符合對方期待呢？

這句話出自以縝密與嚴謹著稱的鏡子之口，是勸解，亦可作命令。

或於她看來，我循環往復的情路與萬劫不復的人生已無解，惟剩這根救命稻草苟延殘喘。可笑的是，掌控其命運的主人居然懵懂癡狂，背著和閱歷不成正比的年歲，還妄圖插手他人情路，做一派三流偶像劇的春秋大夢。

當男人失去了愛，他會任意妄為，奮力將自己各種行為開脫，這是本性。女人失去了愛，卻仍然去維持表象的圓滿，這是虛榮。我假意灑脫，拒絕前任，揮霍性情，無一不在細節性解讀後者。

我該結婚嗎，於手機中查找那個書呆子的電話號碼，亦對阿萱擺出胡說語氣，刺探口風。

她劍走偏鋒，挑釁聊著，講洛賓力道不夠，但凡極品，能讓女人至死不渝，有些，則直接送上看破紅塵不歸路，他算白活。我力挽狂瀾，過嘴癮也要保留人生中唯一出現過的白馬王子形象，「阿萱奉送聲帶有慢性鼻炎的「哼」，說什麼是白馬王子？送個名牌包包都不夠，裡面還要有配套錢夾，重點是放進各種白金貴賓卡和足夠鈔票。」

我鄙視她滿臉銅臭，線路瞬間接通，對方音色木訥，亦夾雜許久未見女人的猥瑣。我假意詢問其論文，他答關於《聊齋》，我笑，中國的女鬼大多善良，她們有時也害人，不過因為男人太壞。顯然他厭煩我文藝青年式的自作聰明，如同我噁心他的迂腐，可他無法擺脫異性的激素召喚，恰似我渴求懸崖邊兒上的退路。

向阿萱簡略描述，她扔來瓶潤滑油做禮物，說上了年紀，情緒不似小姑娘容易起伏，面對四眼田雞難免某些液體流不出。我放狠話，說你丫小心，當一個女人在苦難中脫下羽翼，甘願變得平庸。她曾經有多燦爛，絕望時便有多灰暗；她的愛有多強烈，恨便有多生猛。

阿萱講別啊，咱是朋友。平生我最煩兩種人，一種千年雪蓮，旁人熱臉，她微笑，旁人冷屁股，她也愣往上貼。另一種萬世聖母，對仇家以德報怨，親友處卻數不盡七大苦。阿萱不是，她愛憎分明，雖偶爾插朋友兩刀，但絕對會留給敵人一票地雷埋伏。

她能好到哪去，不敢說，壞的底線，我想是莎樂美，不涉及精神，不囤積渴望，強悍地妄圖用情慾來戰勝靈魂羈絆，最終割下愛人頭顱只為一吻。因此，我們是朋友，擁有彼此熱愛的節奏，靜止的情感和細膩的心，即使表面平淡無奇，愛與恨卻在猛烈燃燒，從未停息。

週末，早起，揀了脆嫩衣衫，俏色眼影，擠出個介於女權主義與SM奴隸之間的乳溝，變態無疑。想起昔日與裘那木談天，說起中意的女性角色，他喜歡東方不敗。自然，我知他說的是林青霞版本，便講更心儀其飾演的慕容嫣。雖兩個角色都游離於男女之間，但東方不敗是主動選擇，慕容嫣則因得不到黃藥師的愛情，而被動變態。精闢，女人總是被動變態。

慌張

- 作者：孔芊予
編輯：Margaret Miao
設計：4res
出版：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
出版計劃查詢電話：(852) 2540 7517
電郵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
網址：<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>
- 香港總經銷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台灣總經銷：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：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
電話：(886) 2-8227-5988
網址：<http://www.namode.com>
- 出版日期：2020 年 5 月
圖書分類：流行讀物 / 小說
ISBN：978-988-8664-49-8
定價：港幣 78 元正 / 新台幣 310 圓正

ISBN 978-988-8664-49-8



我們逢場作戲，朝秦暮楚，也並非由於灑脫，
只是活著不容易？

若年紀輕輕結婚，又不巧活到了七老八十，
漫漫幾十載真就對配偶矢志不渝？

原來這個世界，錯過當時的盛況，錯不過最無奈的平凡，
化蝴蝶，化蒼蠅臭蟲金龜子，哪個規格更高？

故事即將開始，也許稱不上故事，只是一些描述，
關於一件事一個人，一段回憶一腔不了情，你聽好了嗎？



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

紅出版文化平台

加入我們：www.red-publish.com

Mod.E.

上架建議：流行讀物／小說

定價：港幣 78 元正／新台幣 310 圓正